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第三十二回 易俗形拜師立誓 出梓里逐日雲遊

三緘自請老道入莊，日設齋筵待之。居住月餘，不聞談及大道，惟晨午餐罷酣眠而已。三緘暗自疑曰：「是必野道之流，待結緣以求食者，故入吾家庸席碌碌，無所短長。若彼大道習成，吾恬以言，當侃侃而論，何一聞君談道，而輒以他言亂之，即此已知其中醞釀矣。吾且再待幾時，如其行動如前，必謝絕而擯諸門外，以好另尋高道拜為師焉。不然，恐耽誤吾功，難成大道。」三緘私議如此，而老道以為不知也。每值設宴則為饜飶，凡遇煮酒則為暢飲，飲至酣醉，口裡喃喃，不辨所說何詞。未酣醉時，一切閒談，皆塵世榮華之事。三緘款待已久，甚厭於心，幾番欲出謝絕之言，而羞於啟齒。恰遇老僕籌計家內錢谷，執盤在案，老道為之億而走珠焉。

老僕曰：「吾主以偌大家務付吾料理，吾欲為主廣積金帛，未知此歲何物可囤？」老道曰：「此歲別物皆賤，惟粟差可。」老僕如命，於佃租不售之外，復買食谷數百餘石。未逾一月，價果高昂。僕以老道為仙，贊不絕口。老道笑曰：「吾若為仙，不討爾王朝日生嫌矣。」老僕曰：「吾主時設齋筵，以待道長，安有嫌之之說哉？」老道曰：「吾能知人肺腑。爾主見吾碌碌無能，久欲謝絕，不過礙於顏面，一時難以啟齒耳。茲趁爾主習道安中，吾為爾告，爾主聚神煉氣，其道頗知，至灌溉靈根之功，尚有所歉。若欲吾傳以琳條為杖，明性以修玉煉，立命以修金煉，要爾主心誠一片拜吾為師，始與之談。如只設齋筵以安我心，是亦養弟子以萬鐘之意也，吾將去矣。吾有四語，書於是壁，俾爾主觀之。」言已，手執手錘，向壁書云：「欲成大道在誠求，師道傳來自細周；若只以筵為籠終，無斯便易與人謀。」書罷而出。老僕曰：「道爺此處何所，須與僕言，候主人命僕尋時，以免多勞步履。」老道曰：「吾猶天外之鶴，隨地可居。此次欲吾歸來，必要爾主親臨玉趾，否則萬萬不能也。」言畢，飄然竟去。

三緘煉功出室，不見老道，詢之老僕，僕告所以。三緘將所題四語默誦一遍，忙向去路追之。奔走十餘程，不見蹤跡。

三緘此際自悔不已，心欲駐足不行，又恐失此高明，難成大道。

稍歇片刻，復向坦道而趨，竟趕至紅泥莊前，始見老道仰臥松下。三緘跪地求曰：「弟子煉道心急，未克拜於門牆，今請仙車一轉蓬戶，弟子願拜門下，師事終身。」殊意三緘愈哀求之，而老道鼾鼾入夢矣。三緘任彼酣眠，長跪不起。老道已知誠求急切，假意蘇來，呵欠連聲，曰：「一場惡睡，不知許久。」遂將道袍起，執杖欲行。三緘牽衣，告訴誠求之念。老道笑曰：「爾果欲求道乎？吾傳道甚緩，毋起嫌意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再不敢矣。」老道曰：「如是緩緩歸之。」路途之中，老道一步一立談，皆紅塵事故，至於大道，初未談及半言。三緘低聲請曰：「吾師何不談一二道語，以俾弟子得絲毫進境乎？」老道曰：「談道不知道外求，須知是道見頭頭；鳶飛魚躍何其妙，悟得來時與道謀。」三緘曰：「師所言，其殆不可拘執乎？」老道曰：「凡學道人，宜靜亦宜動，靜有仁者象，動效知者形。能將習道之心，隨地隨時養得活潑，則入道自易易耳。」三緘曰：「『活潑』二字，如何養耶？」老道曰：「玩水觀山，其機乃活。」談論至此，西方日墜，山鳥歸林。三緘曰：「日已夕矣，吾師可速行之。」老道曰：「談道濃時，幾不知日落東海。」始忙忙促促，退步而行，及入戶庭，僕人已燃燈久候矣。

三緘命僕重設齋筵，與老道同餐。餐後，三緘曰：「弟子欲拜門牆，可命僕人燃點香炬。」老道曰：「是日不佳，明日方可。」三緘諾。

次日早起，整頓衣冠，香炬燃餘，請老道坐於堂上。老道曰：「拜師容易，吾且詢爾，道衣可縫就乎？」三緘曰：「縫已久矣。」老道曰：「如此捧衣來。」衣甫捧出，又命以金盆盛水。盆水剛至，復命持梳一柄焉。三緘事事呈畢，老道曰：「爾可向東跪下。」跪已，老道執梳，將髻梳定，曰：「髻本不凡，子有仙緣，自今結後，名注瑤天。」贊罷，三緘起，命服道衣，曰：「服此道衣，春秋不易，待八大羅，仙封定及。」將衣贊訖，三緘於是舉行師生禮。老道曰：「師禮已行，還宜向東三步，向西六步，向南五步，向北五步。」三緘依數走之。

走畢，老道曰：「從此神氣須自條茂，乃能全爾性命，固爾形軀，可以隱顯塵寰，長生久視矣。」三緘叩拜老道，退入室內，試試所傳，已在將得未得之間，然總不能如意而獲。因於次日又求之老道曰：「弟子得師之傳，用功以造，似在將得未得矣。」

祈師詳細指點，以俾弟子兼程而進，刻日可望其成。」老道曰：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非外鑠者比。爾照所傳，煉之精深，習之純熟，自能全得，何可以躐等求乎？」三緘默會其意而退。

朝夕熟煉，已得半矣。

老道見彼功已得半，乃為之言曰：「爾道再煉兩月，還須雲遊四海以積外功。必要內外功成，厭居人間，方能脫殼飛去。」三緘曰：「四海雲遊，外功怎積？」老道曰：「無非見善作善而已。」三緘轉詢之曰：「雲遊非易，其將命僕夫肩行李而相隨乎，不然路資何出？」老道曰：「修道不受難苦，安能望成？爾去雲遊，結緣為食，夜來打坐，已無臥時，何資乎路費行李耶？」三緘曰：「弟子居家日久，恐不慣奔走之勞。即前日訪友四方，有僕相隨，充配遼陽，皆資路費。師言一毫不取，亦要教弟子結緣之法焉。」老道曰：「俟臨行時，師自傳爾。且師尚資外功之積，爾隨師數日，自知朝而結緣，夕而煉功矣。」三緘得此雲遊之命，遂將家中所有一一檢點，交之老僕。老僕曰：「聞相公雲遊四海，歷久不歸，老大人老夫人之祭典何人任之？祖宗所遺，何人受之？況僕老矣，倘其一入黃泉，相公田業將置之荒蕪乎，抑予之鄰里乎？相公可請於爾師焉。」三緘聆老僕言語，稟之老道。老道曰：「此亦重事，師自為爾安排停妥，不掛乃心，然後終歲雲遊，無憂內顧。」三緘自此又煉道月餘，屈指計之，身在家庭已無多日。老道曰：「爾可東詔爾族，擇抱一子，為祖宗血食。」三緘果設筵席，招集族黨，以嫡堂兄四子始婚，即月立約撫歸，更名宗繼，將家事僕屬，一並付於此子。宗繼治筵招族，與三緘祖錢曰：「父如厭游，須一歸來以視子婦。」三緘曰：「為父自有歸時，兒無容慮。但兒夫婦宜克勤儉，守祖遺業，至於春秋祭典，又務從厚，以享先靈也可。」宗繼事事諾之。族黨中復各祖錢，盤旋數日，期已滿矣。老道與三緘乘夜出門而去。待宗繼早起入室請安，已不知父之所之，惟有暗自傷感而已。

三緘自與老道乘夜出戶，直向東行，沿路結緣，食頗充口。

老道所傳結緣之法，在在深悉。一日，游至蟠嶼地界，與老道同宿升仙觀中。天曉時，不識老道何往。三緘知其雲遊別處，亦不追問，獨自下觀，四方結緣，悠悠游游，頗能習慣。每日用功後，坦然自樂，道已愈進而愈深。

未幾，秋蓼花開，秋風登谷。三緘離卻升仙觀，形單影隻，任足所之，日在街頭勸人作善，或說道語以試前知。止止行行，不覺又是月餘，已到古黎老村，有閩曰「飛鳳」。三緘至此，暫住其中。住僅三日，復來一中年道士，衣衫襤褸，人目不堪。

日各隨其所之，夜則同宿閣內，住之久久，三緘未與道士交談，道士亦未詢三緘道號。無何天下細雨，點滴連朝，道路泥濘，緣難以結。三緘靜坐煉道，不求口食，中年道士亦不見求漿入口焉。三緘知非庸流，常常待以師禮，道士若不知也而直受之。

曾不幾時，道士忽病，呻吟轉側，晝夜如斯。三緘常以為憂，不時間候，如其欲飲，則求湯以進，倘思食物，即以結緣餘資，赴市售歸，順其心念。道士疾已數月，三緘初不厭夫奔走，而其醫藥之資，總以結緣所得者調理之。俟至道士疾瘳，然後稍離左右。

時光不待，秋盡冬臨。中年道士於三更呼三緘而謂之曰：「求道如子，可謂心誠矣。憐吾疾而調理不懈，是得聖賢恕字之義，釋家無我無人之境，其於道門明性之理，入已深深。於今雲遊，正積外功之日，吾教爾靈符二道，可以治狐、治妖、治鬼；賜爾虛無圈一個，可以擒狐、擒妖、擒鬼，變化無窮。」

爾將此圈謹帶身旁，不可疏忽。但爾之體尚屬凡軀，不能歷風雲而無害焉，予凡丸一粒，壯爾筋骸，奔走途程，自忘勞頓。」三緘拜跪在地，一一受之，曰：「承師所賜，懇留名諱，以好酬恩。」道士曰：「吾有四語，爾細思付，自知吾名焉：曲不成曲唱

無名，日日逍遙不計春；或被周圍圈子套，涓陽相送到風塵。」言畢，隱身不見。三緘細將四語詳解，知是上界仙子臨凡點化。向空拜訖，以所賜丹丸服之，頓覺遍體涼生，心清神爽，從茲道愈深得，可以旬餘不食矣。因不捨飛鳳閣而他游，竟至冬雪飛空尚住於是。

是閣之西有仁厚村者，沃壤數百里，居民最眾。中一蔡氏巨族，官至侍郎，解組歸來，富甲一郡。膝下一子一女，子甫弱冠，身入詞林；女名秀貞，年已及笄，尚未許字。偶耳奇疾，牀頭朝臥，不語不言，獨於夜至二更，自起閉門，壁縫窗櫺，皆以衣絮之類緊塞其隙。在外聞之，戲謔言詞喧闐一室。待至天曉，寂靜無聲。侍郎夫人劈門入視，但見其女仰臥榻上，問之不答，口亦慵開。如此者已歷半載，侍郎愛憐之甚。凡聞高巫無不延之，而巫皆束手；凡有明醫，無不聘之，而醫亦無靈。

夫婦莫可為計，惟朝日悲泣，以俟其死焉。

本聞道士常往來於侍郎府宅，見侍郎不安之貌，詢厥由來。

侍郎將女疾情形詳告所以，道士亦為之愀然，曰：「是必妖也，非有道之士不能伏此。」侍郎曰：「爾閣中往來道士甚多，爾以言詆之，如能收伏此妖，吾必重謝。」道士諾，歸來於三緘閒遊時，而與之言曰：「仁厚村蔡侍郎一女，被妖所纏，命在旦夕。吾兄舉動不凡，諒必道術高妙者也，可能收伏此妖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彼女之病，情形若何？」道士以侍郎所告言之。三緘曰：「如是不難，待吾往彼府宅，查其妖屬何部，用法以擒，則此女自然無事矣。」道士晨起，奔告侍郎。侍郎聞之，即命家僕治輿，來觀迎三緘焉。

三緘將輿遣轉，與僕步行，行至村前，傳當方問之。當方曰：「是妖非他，乃亂星崖下糊思洞內之狐疑、狐惑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彼又何得至此？」當方曰：「因此女心脈一動，招彼入室，疊淫之而迷其位焉。仙官如欲擒之，非虛無圈不可。」三緘訪得妖名，遂至侍郎宅中，秘囑家人毋泄收妖之語。時近二更，狐惑、狐疑乘風而至，以為世無高人而女鬼受其殃，大著膽兒，竟入秀貞之室。秀貞仍將門窗緊閉，調笑不已。家僕見妖已至，告之三緘。三緘剛近寢門，耳聞室內一人言曰：「今夜來此心驚膽怖，恐有高人設下網羅，捕吾兄弟也，不如去之。」又一人曰：「心思欲去，難捨秀貞，且看下落如何，再走未晚。」三緘竊聽甚悉，即於門外大聲詈曰：「野妖不守天律，膽敢害及民間，今宵遇吾，決不饒爾。」二妖駭，乘風而逃。三緘急以虛無寶圈向上一拋，當將妖項套著，輾轉在地，化作狐形。

侍郎家人各持械器擊之。三緘曰：「吾已擒下，不勞爾等擊也。」遂繪靈符，以飲秀貞。秀貞忽然蘇來，動作言談悉如平日。侍郎見女疾愈，取銀二百酬謝三緘。三緘收藏袖中，以為他日濟難之用。

次早，牽妖鬼回觀而詢之，曰：「爾欲生乎，死乎？」二狐伏地，哀曰：「願拜門牆，為仙官驅使。」三緘曰：「拜吾門下，吾雲遊四海，都要相隨。」二狐曰：「既承仙官寶收，敢不唯命是聽。」言已，同拜三緘。三緘各與符篆服之，以定狐性，自此時侍左右，聽其驅使，而三緘已不患形單影隻矣。故於每日結緣市鎮，二狐從行，夜則教以煉道之方。師徒相得，日復一日。

春景又臨，三緘以白銀數圓，交本閣道士，命其培補閣中之敗壞者，於是又從而靈游異地焉。